



邀请 小苗摄

真情

放手也是爱

□王喜峰

人们常说,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。可这温馨的小棉袄也会出现状况,脱离你的视线,独自飞翔,让你在夏日的温暖里突遇寒流袭来,备感身冷心寒。

女儿一向乖巧听话,从小到大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,从未给忙于工作的我们添乱,是我们的骄傲。本以为她一生都会听从我们的安排,波平如镜的生活会这样持续下去。孰料,她谈婚论嫁这颗石子,搅乱了我们的神经,打破了原有的和谐与宁静。

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不断有亲朋好友为她的终身大事牵线搭桥,在我们的潜意识里,她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小公主,总以“孩子还小,暂不考虑”为由拒绝。

突然有天晚上,女儿对我们宣布,她恋爱了,明天就带那个男孩儿回家来。面对这突发事件,我和妻子蒙圈了。事已至此,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以礼相待。

见面后,当我们简单了解了对方的家庭基本情况后,巨大的落差让我们无语了。

于是,我们使出浑身解数,猛打亲情牌,对女儿展开狂轰滥炸,保持高压态势。然而,这些对死理的女儿收效甚微。原本平静的家,就在彼此寸步不让的对峙中,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。为摆脱我们的唠叨以示抗争,她居然搬到单位去了。

我漫步休闲广场排遣烦闷的心情。“快放手它就飞起来了。”突然,一个声音闯入我的耳朵。我回头一看,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父亲的指引下在放风筝,小姑娘因为不舍得放手手中的线,使风筝一直在低空飘忽不定,无法飞得更高,还有跌落的风险。眼前的一幕让我豁然开朗: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情,如抓沙,抓得越紧,得到的越少。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。放手,也是爱。

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女儿的电话说:“乖女儿,爸爸想你了,回家吧,爸爸尊重你的选择。”

而今的我和妻,已经升格做了外公、外婆,享受着小辈们的孝顺带来的幸福快乐。

乐活

“年轻”的老两口

□澜澜

我们小区有一位退休老干部,姓石。他经常穿一身运动装,头发雪白,满面红光,步履矫健,身板挺直,见人爱说笑话。虽然,他已步入耄耋之年,但我们都喜欢喊他“年轻人”。

他的夫人说,老石从年轻到老只坚持一个爱好,那就是打篮球。在他的衣橱里运动衣最多,每天清晨他都要穿上一身得体的运动衣,挎着早已过时的小黑包出门,到王城公园里的球场上打篮球,回来时红光满面,带着享受生活的满足感,一脸的悠然自得。

在部队时他就和篮球结下情缘,经常参加篮球比赛。部队转业后,他仍然热爱篮球运动,为单位争得许多荣誉。退休了,他初心不变,带领洛阳市老寿星篮球队活跃在球场上。

他不仅爱篮球,还是一个热心人。篮球架坏了,他找人修理;缺少零件,他想办法配齐;球友间有点小矛盾,他帮助劝说调解;在球场上,朋友们经常会捡到钥匙、水杯、手表、钱包、证件……大家都交由他代为保管,然后他再细心地向问,找到失主后将物件归还本人。

他和夫人是在新疆马兰基地经部队领导介绍结婚的。他的夫人退休后,上了老年大学,学弹琴、学绣花、练太极……生活很是丰富。他常说:“她是主角,我是配角,她做饭,我洗碗,一直坚持。”我们不信,80多岁了,还真的让他洗碗?他的夫人说:“真的,不过我做饭时顺便把锅、盆、案板、灶台都收拾了。”闺女儿媳们个个心照不宣,把一桌子的杯盘碗筷收进水池,瞧着老人满面笑容,系上围裙认认真真洗碗的样子……他们心里明白,那是父亲劳动的快乐!爱家的权利!

他们常年坚持运动,为人随和,性格豁达,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,让人感觉真的很年轻。

尘世

多一分体谅

□张利芳

“我在王城大道上和人撞车了,过来两个人吧!”正在忙碌的我们接到李师傅的电话。

和同事骑车匆匆赶到现场,只见李师傅开的面包车和一辆单排货车车头相对停在路中央。两辆车的前保险杠、大灯及车前轮都损坏严重,路上一地碎片,所幸车上人员都安然无恙。

“货车司机呢?”我问。李师傅指了指三米外在绿化隔离带里打电话的一个中年男子。

他高个子,乱蓬蓬的头发,黝黑的面庞,半旧短袖和短裤,穿一双凉鞋。一边打电话,他一边不时向这边看一眼。

“这次事故,责任全在咱这边,对方不会狮子大张口吧?”李师傅不无担心地说。保险公司的人很快过来了,现场的事实很清楚,我们也没逃避责任的想法,接下来就是和对方商量修车及后续问题了。

果然,货车司机开口了:“我这是营运车辆,每天咋着也挣三百多。现在轮胎都变形了,光修车一星期也总是有的。”语气里透着不满和无奈。

“挣钱不容易,这事情谁也不想碰上,还得多亏你今天反应快,要不真不敢想后果。”我们赔笑脸应承着,“对修车你有什么要求?”

“都是开车人,谁也不为难谁。你们把我的车修好就行,甭管耽搁几天生意,只当给自己放假了。”听他这么一说,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。

一次糟糕的撞车,却因包容让事情顺利解决。我很赞赏这个货车司机,他让我明白,在为人处事中,要多一分体谅。

连载

家世

安徽潜山寻根记

□韩黎芳

今年,儿子陪我一起坐上了洛阳到合肥的火车,到安徽潜山,去圆父亲和韩氏家族的寻根梦。

此行起源于父亲的一封信。2010年3月,退休在新乡居住的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封信。信中,他说在搬家整理东西时,找到了以前想我而未找到的东西——老坟碑上的全文。碑文中透出这样的信息:立碑的时间是乾隆四十年(公元1775年),老祖宗韩育德在乾隆戊午年(公元1738年)中举后,到安庆府潜山营守府(在今安徽省)任守备。

韩育德是我爷爷的爷爷,曾在安庆府潜山营做官,之后全家居住在洛阳老城西南隅。韩育德在安庆府潜山营做过官吗?父亲说,能考证一下当然是最好的。

从父亲的来信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,一直没能去安徽看看。这次机会终于来了,儿子有时间,正好我也能抽出点时间,母子能相伴而行,真好!

我们订的是洛阳至合肥、合肥至天柱山的火车票。天柱山车站在潜山县境内,因天柱山风景区而闻名,天柱山是安徽省仅次于黄山的第二大山。

潜山县城不大,但整洁有序。潜山影剧院、潜山县医院等建筑和街道很像洛阳的老城。我们先到县文化馆询问,对方态度不错,说县志应该在县图书馆。真是小有好处的,不远处就是县图书馆。

说明来意后,县图书馆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,让人从库房内拿出三本不同年代的县志。我俩仔细翻阅,最后在民国版《潜山县志》第255页发现了这样的记载:“韩育德,乾隆十九年任千总。”这寥寥十余

字,证明了老坟碑文信息的真实性,韩育德真的在安庆府潜山营做武官。

千总是清代绿营兵编制,营以下为汛,以千总、把总统统之,称为“营千总”,为正六品武官;守备是清代武官名,是指管理军队总务、军衔、军粮职务之正五品官。

由此可见,韩育德的职务是千总(六品,县志记载)至守备(五品,墓碑记载),也可能是在潜山做的千总,到别处升的守备。

此次到潜山真是不虚此行:寻到韩氏先人的根,也可以给87岁的老父亲一个交代了。

潜山,韩家先辈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,虽然无法考证韩育德在乾隆盛世最富裕的江南留下了怎样的足迹、怎样做武官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已将江南的文化带回了洛阳,把它与河洛文化一起根植在韩家后人的血脉中:勤奋好学、胸怀四方,儒雅洁净,勤勉持家。

在民国时,老爷爷韩建章算洛阳的风流人物,饱读诗书,经商交友。爷爷韩世岑堪称文武兼备,一直在上海商界工作,直到1969年光荣退休。父亲韩树钧和姑姑韩树秀从小学习琴棋书画,先后上大学,离开洛阳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工程师。我们姐妹几个有的到美国发展,有的在京奋斗,把自己的人生打造得多姿多彩。下一代无论工作还是求学,都努力、执着、勤奋。

从韩家这五代人的身上,不正折射出河洛儿女志存高远、四海为家的精神和气魄吗?从安徽潜山到河南洛阳,勤勉、好学、努力、上进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传承。

照礼法制度,在父亲去世之后,理应由长子来继承王位。

照说既然叔齐如此明白事理,伯夷应该大大松一口气,然后高高高兴兴地继承王位才对。可是,伯夷也不肯,理由是:“让叔齐继位是父亲的遗愿,也是父王的遗命,我绝对不能违背!”

他说出这个意见后,就离开了孤竹国。伯夷一走,叔齐也不愿留下,也立刻打点行装,追随伯夷的脚步而去。这可真是让孤竹国的群臣大伤脑筋。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啊!现在既然伯夷和叔齐都走了,大家没有办法,只得拥立先王的次子继位为君。

叔齐找到大哥伯夷之后,兄弟俩开始讨论今后该何去何从。兄弟俩曾听说西伯昌(也就是周文王)行善积德,便决定一起去投奔西伯昌。

然而,当他们赶到周都时,才知道西伯昌已经逝世。而且武王正要讨伐失德无道的天子纣。

向来极为尊崇礼法的伯夷和叔齐认为,就算纣有多么的糟糕,做臣民的只能努力劝谏,怎么能出兵去攻伐呢?于是,他们拦在武王的军队前,劝阻武王道:“你的父亲死了,你不赶快安葬他,让他入土为安,却大动干戈,这能说是孝吗?身为纣

的臣属,纣有过失,不去劝谏,却想兴兵弑君,这能说是仁吗?”

武王的左右听到他俩大放厥词,都很生气,举起长矛要杀了他们。姜太公在一旁劝阻,说他们是仁人义士,不能杀。武王这才放过兄弟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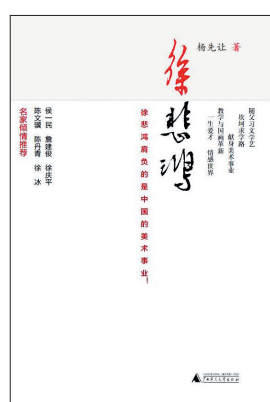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,周武王伐纣成功,灭了商朝,建立了周朝。当时天下诸侯及人民都承认武王的天子地位,只有伯夷和叔齐深以为耻,他们认为武王违反了既有的礼制。

兄弟俩打定主意,不当周朝的臣民,宁可做殷商的遗民。他们发誓从今以后绝对不吃周朝的粮食,相携来到首阳山(今山西省永济市),隐居起来。

在隐居期间,伯夷和叔齐只能靠采食一种叫“薇”的野菜度日。到了秋天,万物凋零,薇也越来越少,兄弟俩越来越瘦。有人语带讥讽地问他们:“你们不吃周朝的粮食,却吃周朝的野菜,这不是一样吗?”

兄弟俩无言以对,他们俩不愿同流合污,干脆连周朝的野菜也不肯吃,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。

孔子用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来形容他们,赞美他们俩“不放弃自己信奉的理想,不同流合污玷辱自己”的高尚情操。



01 随父习文学艺

内容简介:在本书中,作者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:从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,独闯上海、北京,留学欧洲八年,回国后献身美术事业,到美术创作理念、美术教育思想,丰富而曲折的情感经历,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追求与选择……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、丰富立体、有血有肉的徐悲鸿。

徐悲鸿得到父亲的启蒙教育,这对他打下文化及技艺上的基础是重要的,也是幸运的。一个传授有方,另一个悟性极高。

徐父名达章,地方名士,放情山水,醉心书画。虽然居于离太湖三十里、山明水秀的江苏宜兴祀亭桥镇,生活却捉襟见肘。在六个儿女之中,徐悲鸿为长子,六岁时受父启蒙读书练字,由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至《春秋》《左传》,逐渐成了乡邻间的神童才子;进而学制印、练丹青,先后工写,通习画理。

徐父让徐悲鸿临摹当时上海新派画家吴友如的人物插图,并引领他对景对物实地写生,从而使徐悲鸿在习画道路上,避免了只靠临摹复古的弊病,走上了一条革新之路。这对徐悲鸿的艺术思想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1908年,乡里水灾,徐悲鸿家境更加穷困。

体弱的父亲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,只好带着十三岁的徐悲鸿风餐露宿,漂泊异乡,逢集赶场,走街串巷,以替人书写春联、刻制图章、画山水花鸟及为别人画肖像为生。这段经历,使他的视野更加广阔。小小年纪的徐悲鸿饱尝人生苦难。

1910年后,父亲重病卧床。青年悲鸿担起一个负债累累的八口之家。

1911年,徐悲鸿遭到父亲的逼婚,他逃到外地,还是被找回成婚。

婚后生一子,他痛苦地为之取名为“劫生”,家人改为“吉生”。不久母子相继因病去世。

1914年,父亲去世,徐悲鸿百感交集。生活的重压,迫使任图画教员的他徒步奔命于宜兴三所学校间。学校相距有约三十里,路过家门而不入的情况是经常的。此时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“寿康”改为“悲鸿”,告别家乡只身去上海闯天下。

1915年2月,徐悲鸿为了学业,为了生存发展,也为了见世面,孤身勇敢地踏进了上海。这又是十分关键的一步。当时的上海,是经济、政治及文化艺术等最活跃的城市。他知道这里藏龙卧虎,海派画家任氏三杰、虚谷、吴昌硕,岭南画派高剑父、高奇峰兄弟,以及黄宾虹等名家,都曾生活在这块宝地上。

徐悲鸿下了去上海半工半读寻求出路的决心时,得到宜兴女子学校同事张君芬先生的鼓励与支持。张君芬送他一部《韩昌黎全集》并庄重赠言:“人不可无傲骨,但不可有傲气。”这句话成了徐悲鸿的座右铭。他称张君芬为平生第一知心人。

繁华的大上海,漂浮着孤苦伶仃的徐悲鸿,进一步饱尝了世态炎凉的他处于谋生无门的苦难之中。

洛阳日报 分类广告 声明·公告 咨询电话:洛阳日报社 63217552

特别提醒 自6月1日起,洛阳利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洛阳日报社唯一授权,独家代理在《洛阳日报》刊登各类声明、通知、启事、公告等分类信息。

洛外外贸专修学院办学许可证正、副本丢失,证号为教民141030020001001号,声明作废。

警惕非法集资 避免财产损失 融信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举报电话:63209161